

以，中國不可以？

## 人權不包括獨立建國

如果說，少數人不要「融入」社會，那是他們的選擇，多數人不必強他們，但他們也不能要求社會給他們甚麼了。人權，我們都應該尊重，不管多數少數。社會的人權保障表現不好，固然可以批評。可人權，並不包括「獨立建國」的權利。

政治文化評論員 1966年級皓社鄧文正

# 懸肘揮毫莫道難

何澤韶 1955 忠社

中國傳統書法歷來受到人們的重視，它既可供實用，又可作為一種藝術，喜愛學習的，向來大不乏人。

可是學習書法，多半要遇到一些不大容易克服的困難，懸肘作書即為其一。初次懸起腕肘，手即打顫，筆難穩定，寫出的線條，像蚯蚓一般。要學好懸肘，得費很多工夫，通常要依循枕腕、提腕、懸肘等步驟，經過長期苦練，始克有成，不能冀望一蹴而就。元朝時候，有位書法家鮮于樞善於懸肘，人家向他請教，他就閉眼伸臂說：“膽！膽！膽”清代的書法家包世臣則說，學成懸肘花十年時間也是值得的。懸肘之難，叫人咋舌。

懸肘那麼難，不學又如何？當然可以；蘇東坡不善懸肘，不是也能成為書法家？但問題是，如果只能枕腕寫字，毛筆的運行難免受限，寫較長的筆畫，便無法一氣呵成，更別想去寫線條彎曲、粗細勻整的篆書，或者筆畫縈繞、氣勢奔放的草書等類字體了。學書法而不學懸肘，可說是一種欠缺。所以努力學去懸肘的功夫也是有必要的。為求能達到懸肘的目的，就有過使用奇招的趣聞。清朝書法家王鴻緒，在屋樑上繫一個繩套，把右臂穿了進去，寫字時手肘不就懸空了嗎？

然則懸肘作書果真這樣難嗎？我有所懷疑。試想，我們現今所用的高桌子，原來是北宋時纔開始有的。在這以前，人們習慣席地而坐，寫字時，左手持卷，右手執筆（那時候執筆用單鈎法：拇指和食指分別在筆管的內外方把筆夾住，中指在內方托着，無名指和小指向掌心彎曲，掌心空虛，整個姿勢與今日執鉛筆相同），腕肘都無所倚靠，一定要懸空。他們能夠寫出好字來，不見得他們個個都是趙子龍吧！說不定會有一種讓他們輕易成功的方法。可惜入宋之後，高桌子出現了，人們寫字可把紙放在桌上，右手腕枕在桌面，手肘也不必懸起了，從此相沿成習，一項有用的技能就漸漸喪失了，簡直可說是自廢武功！

對於這個問題我做過多番探索，終於發現了關鍵的所在。當我們把筆執好（現在執筆最好用雙鈎法，就是把單鈎法的中指也放到外方，使筆管直豎，並保持所有指節外突），掌豎立，腕肘提起，最好肘比腕提得略高一點，隨即在肘部稍為用力，就是使該處的肌肉略為緊張，這時手指不要動，只讓臂、肘來去，這樣手就不會抖顫、肩、臂、腰之力也可使用出來。不但大字可以這樣寫，連寫小字也不成問題。（寫大字執筆稍高）你看，這不是很容易嗎？

希望要學懸肘的朋友都來驗證一下，這方法是否可行。可能轉眼之間，你就一舉克服了一個大難題，成了解牛的庖丁，可以一享揮寫自如之樂了。

## 中美四國遊一

# 馬雅之旅

誠社李君聰

去年十二月末，今年一月初，我夫婦二人自加州坐飛機出發，作中美洲四個國家之遊。那就是薩爾瓦多、洪都拉斯、危地馬拉和百利茲（Belize 前英屬洪都拉斯），這四國全都與陳水扁有邦交（這裏華文報界預測，阿扁日後可能會逃亡到這些國家）。

我們這次在美參加了一個Adventure Tour，團員十五人，除我們這二華裔外，多是美國白種人，全程十四天。此遊主題叫作La Ruta Maya，即馬雅之旅，因為這四個國家從上古到現代，都住有極多馬雅原住民。

中美和南美的印第安人二萬年前自亞洲遷來，在大約二千年前，創始了三大古文明，即墨西哥中部的阿茲台克（Aztec）、墨西哥南部和整個中美洲的馬雅（Maya）和南美的印加（Inca）。馬雅民族在公元前四百年左右建立了早期奴隸制國家（王朝），公元三至九世紀為繁盛期，當時各地群雄割據，成立了很多不同的王朝。十五世紀開始全部衰落，最後這頗燦爛的馬雅文化為西班牙殖民者摧毀。此後這些分散在各地之馬雅古蹟長期湮沒在中美的熱帶叢林中，直至十九世紀中葉，部份馬雅古蹟，首為美國旅行家Stephens發現，十九世紀末至近代，始有美國各大學（哈佛等）組考古團到來發掘整理。近三十年來，全球旅遊人士乃可到來看這分佈各處的馬雅文明古蹟地。

我們先飛到薩爾瓦多這中美洲面積最細小的國家（人口六百萬），在第二天上午去看了在其西



部一馬雅古蹟，是一處一千五百年前，給火山爆發的火山灰埋沒的馬雅農村，近年始給發掘出來，被稱為中美洲的龐貝（意大利著名古蹟）。繼而於下午到了洪都拉斯西部的Copan，第三天和第四天在此花半天時間，遍看Copan王朝極盛時期的遺蹟。這古蹟地約佔廿四平方公里，古時居民達二萬多。給遊客看的主要是二十多個的人像石碑（Stelae）、神廟（金字塔）、神廟底下墓葬隧道（有二）和著名的圖形文字石級（有六十三級，1250個圖形馬雅古文字，這些文字近年始為考古學者拆解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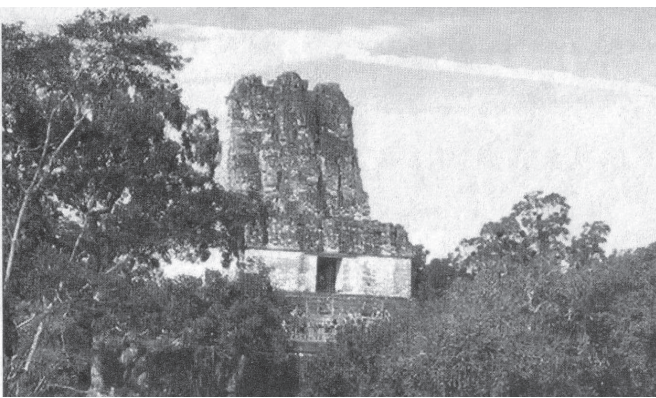
這裏的人像石碑都是建立來紀念馬雅Copan王朝各先王，這王朝先後有十六王，但石碑中以奉第十三王，匿名叫十八兔（18 Rabbit，公元695至738年）的為最多。其他石碑給考證出的帝王名字都很有趣，像煙貝、煙猴、蓆頭、月豹等。在原地之石碑很多在現在都建有上蓋以作保護，有些是複製品，原本的放在了古蹟原地附博物館裏。

離開Copan，我們到了危地馬拉，這國家國境廣大，人口一千萬，百分之六十為馬雅人。一入此境，先去遊訪在

山區中的古危地馬拉城 (Antigua Guatemala, 古首都) 和阿特蘭湖 (Lake Atitlan), 兩地都有半活躍的火山圍繞, 此地海拔頗高, 氣候清涼, 前者古趣盎然, 後者湖光山色, 很賞心悅目。我們在此二地共住了五夜, 很爽。

遊過這兩地之後, 到了是國首都危地馬拉市, 人口二百萬, 海拔1500公尺。在此用半天去觀賞其總統府 (可入內參觀) 和多所天主堂後, 便自此飛到危國北部熱帶叢林中的Tikal, 在此住二夜, 花一整天功夫, 盡量看了這處各古馬雅馬史蹟地。

這裡是另一個馬雅王朝的所在地, 現在是一個國家公園, 地處一大熱帶雨林中, 氣候整年炎熱潮濕。這王朝極盛之年代亦與其東南遠處的Copan王朝相同, 在此要看的主要是其五個神廟 (Temples, 金字塔形式), 以及其他古建築, 及一些石碑等。



在此一天內, 第一個節目是在清晨要登上園內的第四號神廟 (高68公尺) 看日出。是晨四時集合, 坐特備專車走坭路到這金字塔底部, 登其塔側特設木梯級, 到了此塔四分三高處的平台, 向東靜坐候日出。初時萬籟俱靜, 到將近日出之時 (清晨五時半左右), 神廟下叢林中, 獸鳥齊鳴 (吼猴、中美鸚等), 但晨霧濃厚, 視野欠佳, 未能見其東面旭日之初昇。不過在晨霧稍散後, 朦朧中還得見東面, 高聳叢林中的一號、二號和三號神廟 (高度分別是44、38、55公尺), 甚是瑰麗神奇。

第四號神廟建於公元711年, 紀念當年之Tikal王朝「月雙梳」王。自四號塔下來後, 大家漫遊了這裡古蹟地的其他金字塔和古城等。我夫婦又曾循特建木梯登上第二號和第五號神廟 (金字塔), 分別高為38公尺和58公尺, 這裡的高聳神廟都是建來紀念王朝各先王, 他們名字也很有趣, 像大豹、雙頭蛇等。別過Tikal, 循公路東走到瀕加勒比海的

百利茲, 這個在中美唯一說英語和用英文的小國, 人口只二十六萬。這裡人種複雜, 有白人、黑人、混血兒和馬雅人。馬雅古蹟在這國也很多, 我們只看了在西部叢林中的Caracol一處。這裡也曾經存在一個輝煌的馬雅王朝 (常與西部的Tikal開戰), 在此我夫婦登上42公尺高的Caana (天宮) 金字塔神廟, 登高外望, 只見四周亞熱帶叢林, 漫無邊際, 很是驚人。

我無愧居北美近二十年, 多年來我夫婦曾漫遊中美南美多地, 增廣見聞, 但是還有很多未經探索之地, 有待以後繼續努力。

【轉載自三藩市培正同學第66期通訊】

## 69歲感言五則

王煜

### (一) 謀殺老師的兩大案例

德國柏林人史力克 (F.A.M. Schlick, 1882-1936) 原為物理學家, 1922年往維也納大學擔任歸納科學的哲學教授, 後來組織維也納學派 (Vienna Circle), 1931年兩成員 Blumberg 和 Feigl 稱其哲學運動為邏輯實證論 (logical positivism), 乃科學掛帥的經驗主義。五年後這「學圈」的聚會突然休止, 竟因某瘋狂學生懷疑史力克教授追求其愛侶, 在維大石階槍殺老師。「二戰」驅使歐洲哲人逃奔英美, 卡納普 (Carnap) 與 Feigl 等在美國宣揚分析哲學, 醞釀科學統一學院 (Institute for the Unity of Science), 德國卡納普也由維大轉赴芝加哥大學及洛杉磯加州大學, 編《國際統一科學百科全書》, 1934年撰《語言之邏輯結構》已成代表作。荒謬的是極度理性的維也納學派奠基者死於極度反理性的學生之妒忌。奧地利社會學家舍克 (Helmut Schoeck, 1922生)《嫉妒論》(1966年原著王祖望、張田英譯,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8) 頗堪參閱。第3章有一節〈由於嫉妒而產生的犯罪〉(頁65-69) 列舉的案例未涉師生關係。史力克遇刺72年後, 中國始出類似的悲劇。2008年10月30日香港《文匯報》載: 28日傍晚北京中國政治大學昌平校區四年級天津學生傅某, 闖進教室淘出菜刀猛砍程春明教授頸項, 他正為「比較法總論」課程作準備。傅某向諸生說:「你們不用怕, 我不會傷害你們的!」冷靜地用手机報警自首後, 老師程氏流血過多搶救無效。43歲法學博士程春明留學巴黎12載, 2000年返法大以花格褲、鴨舌帽及青春詩歌成為浪漫象徵, 名句如「愛法大就像愛自己的眼睛」。盛傳他與傅某女友關係曖昧, 許多學生卻視為誤會, 因為他屢次向門生談到在法國追求韓國籍夫人的浪漫情事, 顯得深愛其妻。有人慨嘆程氏浪漫過火燒身。春明生前同事, 著名經濟學家楊帆沉痛表示: 教師應該自我約束, 注意師風師德。原來課堂某生手機鈴聲驟響時, 春明會向他說:「一般的來電請關機。如果是你的戀人, 就出去接吧!」這風格獨樹一幟, 仿佛鶴立雞群, 令人想起聞一多之子聞「立鶴」。但是慘遭殺害的詩人聞一多父子皆不浪漫, 程教授卻常受大群女生簇擁。倘若韓國夫人親睹這景象, 很可能妒火焚身。

現今香港著名社會活動家、從政的梁愛詩女士, 不像未從政的程氏浪漫愛詩, 然而春明喜寫詩而非研詩, 絲毫



不似精研詩詞的女教授葉嘉瑩。他師承優秀公法專家米歇爾·宋雅耶，獲普羅旺斯(Provence)大學法國語言及文學文憑、蒙彼利埃第一大學經濟學院發展經濟學DEA文憑(相當於中國碩士銜)和法學院公法與政治學博士銜，又為中國致公黨成員。須知法蘭西西南的普羅旺斯在中古時代以詩歌與武俠馳名，武俠往往憑情詩戀曲贏得美女芳心。近代普區以薰衣草與葡萄酒卓越。莎士比亞悲劇《奧塞羅》勾勒黑將軍受卑鄙小人唆使，誤殺貞潔驕妻。亞里士多德強調悲劇淨化心靈，中年遽逝的法學才子曾否淨化法大師生心靈？我薦Anne and Henry Paolucci編介《黑格爾論悲劇》(Hegel on Tragedy, 紐約、艾文士頓、三藩市及倫敦：Harper & Row, 1962)，因為悲劇密切關聯倫理學。

## (二) 巴西首富留血剔除傻冒的私生子女

某報謂紅星周潤發查出63代祖是三國時代周瑜，但是潤發遠比公瑾富裕。凡夫俗子爭奪的對象不外財色權三項，甚至發動世界大戰。2008年11月13日報載南美巴西55名私生子爭「風流」首富遺產，此風流當然非魏晉名士或新道家的浪漫瀟灑，而是盡量憑財獵色，極度滿足性慾。「道友」語義更從道教徒急降為吸毒的「癮君子」。1990年銀行家兼企業家費爾霍亡於癌症，享年76現代不算古稀而屬中壽，遠離長壽百歲。逾百人宣稱是其私生子女，DNA驗證3位婚生子及25個情婦的35名私生子女可瓜分遺產。近期竟殺出20個「程咬金」志在「咬金」，亦宣稱為費氏私生子女。法庭勒令已經分產的38人先交回該「阿堵」，驗明正身後始再分配遺產。傳媒揭示首富女友多達2000，超越近代中國軍伐楊森，同樣弄不清兒孫數目。值得贊賞他臨終囑咐醫師抽他一公升血液樣本，用作鑒定像走馬燈陸續有來的「親骨肉」。我痛感全球貧富懸殊變本加厲，大批可憐人貧困得終身孤獨或「零配偶」，奢侈風流富豪卻似古代帝王后宮3000。世界半盈的戲劇性因財色權造成的身份對峙，例如美國馬克吐溫小說《王子與貧童》描繪的貴賤懸殊。幸虧近代科技令冒以富貴血統的騙徒出丑，又為冤獄囚犯平反。台北富商辜振甫仙逝，科技「証偽」(借哲學家POPPER術語FALSIFY)某婦的私生女身份。社會活動家辜振甫乃中葡混血兒辜鴻銘的侄孫，娶嚴復孫女嚴倬云，似無平妻及妾侍。台灣另一富商王永慶卻享齊人之福，92歲病逝於美國新澤西州，追悼會中三妻坐在一起，孝子亮相，毫無爭產驗血問題。香港名婦龔如心遺產風波未平。

## (三) 太愛面子足以致命

俗語指出人愛面子樹愛皮，揶揄別人就是傷殘其面。古來對面子有相反的極端態度。莊子推崇道墨兩家之間的畸人宋鈞(音肩)不理他人對自身的毀譽，對名節問題引起的苦惱徹底免疫。不少烈女一受譏笑就自殺輕生，仿佛實踐箴言「生命誠可貴，名譽價更高」。但是自行了斷的動機紛紜，如慚愧、內疚、小器、褊狹和愚痴，即傻笨而非壯烈。2008年11月《華西都市報》載重慶市《紅岩》雜誌社總編室主任、38歲女作家王英(筆名越兒)，只因不忿參加筆會時遭受嘲諷，竟於重慶家中從14樓跳下喪生。她的丈夫寇氏透露，亡妻曾表示：在成都市青白江出席川渝散文筆會，某人開她玩笑甚至過度諷刺，使她受不了。24日上午王英不堪嘲弄，由成都乘的士返渝(重慶)家痛哭，絕望地宣稱自己清白。丈夫慰解無效，她翌日跳樓。我想人若有些少宋鈞的智慧或修養，便不會死於面子受損。別人的褒貶贊彈不免誇張失實，謠言止於智者。「人言可畏」一語累害紅星阮玲玉與作家王英存活不到中年。「寵辱不驚」必需

修養。高級知識份子堅持「士可殺不可辱」！不會因紅衛兵的狼批而自殺，卻難忍受拳打腳踢，難怪文革時期許多精英自盡。孔子可能譴責阮、王兩婦愚不可及，然而不會問責老舍、傅雷等愚昧。《禮記·檀弓》載硬漢恥受「嗟來食」，我以為太愛面子。人格尊嚴非常要緊，有時卻須權、奇、變去補充經、正、常，譬如飢荒時勇吃瘟疫病亡的豬牛，有人幸運存活。如果武斷為致命愚行，就錯過生存的良機了。

## (四) 出席餘姚市朱之瑜研討會的意外收穫

2008年11月22日在浙江餘姚賓館早餐，台灣大學日文系主任徐興慶教授惠贈佳作《新訂朱舜水集補遺》(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29日在港喜閱華金書，附錄二〈朱舜水友人、弟子傳記資料〉(七)〈張斐《莽蒼園文稿》附錄(水戶宇佐美充書)〉云：

明之將亡，倒戈內向，屈膝事仇者如洪承疇、錢謙益輩，身非不富貴，然乾隆主論謙益，以為非人類也。則為之子孫者，將無所容身於天地間也。異時西土或明氏遺書有志於實錄而得之神州，以獲表朱、張之義，則其裔亦將有餘榮也。嗚呼！自當時而言之，則斐之不幸固可為痛恨；自今日而觀之，則其為不幸之幸也亦大矣。蓋天之所覆，地無東西，苟氣類之相感，各有其人，不應於彼則必應於此。《易》所謂「鳴鶴在陽，其子和之」者，其事之奇固不足以為奇。然使斐不困厄而激，則其言之傳不可得而保也。抑天之降命，其意何在？其亦得不謂之奇哉！余偉斐之節，遂愛其書。(頁327)

朱張當然非南宋理學家朱熹和張栻，而為500年後兩位浙江餘姚人朱之瑜與張斐。強調忠貞則鄙薄降清的洪承疇及錢謙益，不屑談論錢、柳的風流韻事。反清復明恰似反元復宋不可能，乾隆帝遂褒贊殉國忠良而問斥貳臣，志在激勵文武百官徹底效忠。張斐不朽，例証趙翼詩句「國家不幸詩人幸，語到滄桑句便工」，不幸即困厄而忿激。

## (五) 母校孕育的梁實秋門徒王敬義

香港培正中學畢業的作家稀少，我只知王敬義、蔡炎培、黃俊東與我。瑩社麥仲貴學長服務新亞研究所，出版三書探索宋明理學，散文集《綠窗存稿》未見付梓。嚴謹說來，他是思想史家而非作家。由於師從唐君毅教授，仲貴又為我的師兄。2008年12月號《明報月刊》載演員、歌星兼畫家顧媚〈過客：寫在王敬義追思會後〉，附顧家輝、顧媚兄妹與王敬義的合照，我始知其相貌身材。原來書聖王羲之的後裔、江蘇青浦人王敬義生於1933年，2008年10月14日病逝溫哥華安寧療養院，享年75。我曾兩訪浙江紹興王右軍故居，一度參觀蘭亭書法節半天，「曲水流觴」活動給人深刻印象，可惜當年未曉校友有書聖舊裔。敬義出身台灣國立師範大學，負笈美國愛荷華大學獲英文創作碩士銜，回港主編《純文學》、《南北極》及《財富》月刊，90年代修訂舊作出版《囚犯與蒼蠅》，98年復刊《純文學》且出版自選小說集《搖籃與竹馬》。1977年末期《南北極》刊登拙作〈從身份和處境將戀愛分類〉，作者姓名誤作王煌，總勝於錯成王火星。顧媚女士透露王敬義、翁靈文和她組成「風塵三俠」，慣常叙餐於尖沙咀寶勒巷「大上海飯店」。恰巧中文大學哲學系教師也喜往此館聚會。作曲家顧家輝的「最佳拍檔」黃霑，卻為香港大學中文系我的師弟。無奈2006年敬義拒絕接受切除腸癌腫瘤手術，兩年後一旦割治則癌細胞急速擴散。在妻兒為他開設的紀念網站，他創作〈一個癌症患者的獨白〉。散文方面，梁實秋正是他的恩師。